话说横州

袁海 著

说横州，说的并非仅仅限于今日的横州街，而是以横州街为中心，包括永淳在内的大横州。故乡的味道自小就氤氲于灵魂深处，不经意间就会触发出来……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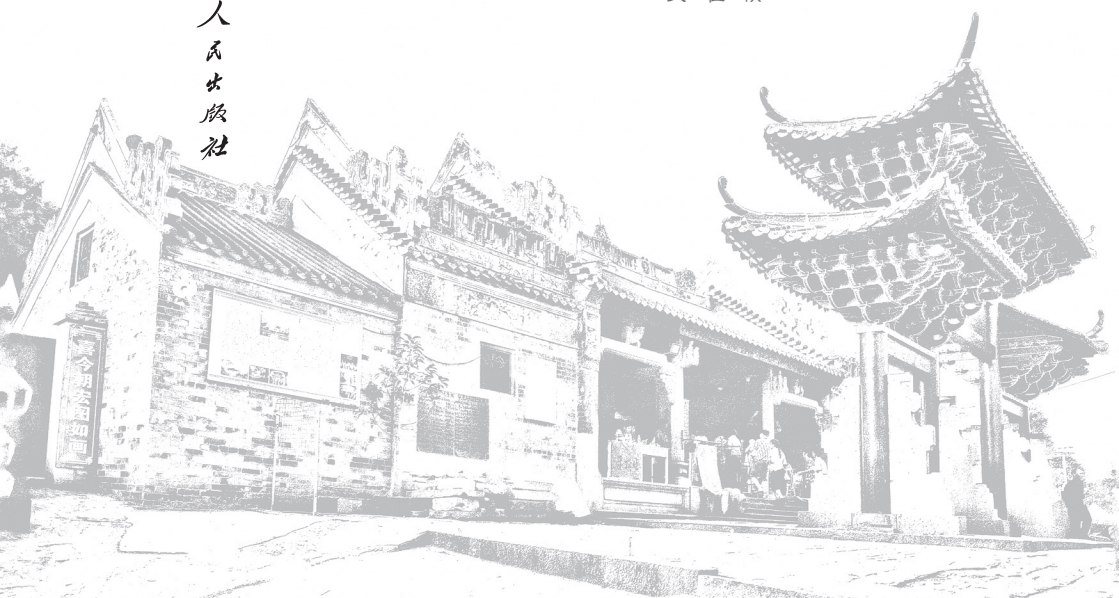
袁海，广西南宁横县校椅镇人，男，1955年出生，广西教育学院中文本科毕业，高中语文教师，中学高级教师。1973年参加教育工作，在校椅中心小学教过语文、算术、珠算、图画、唱歌，在校椅附设初中教过英语、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在校椅完全中学教过初中语文、美术、书法、音乐，高中语文等科目。在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过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在横县教育局综合改革办公室、职教股、局办公室、督导室工作过。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广西诗词学会、广西楹联学会、南宁市诗词学会、横县书协等会会员。

话说横州

袁海 著

说横州，说的并非仅仅限于今日的横州街，而是以横州街为中心，包括永淳在内的大横州。故乡的味道自小就氤氲于灵魂深处，不经意间就会触发出来……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横州 / 袁海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219-10286-2

Ⅰ. ①话… Ⅱ. ①袁…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2685 号

责任编辑：韦洁琳
助理编辑：邓　韬
责任校对：黄丽莹
封面设计：韦秋宇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286-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人，大约都想了解故乡。

想了解故乡，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味道自小就氤氲于灵魂深处，不经意间就会触发出来。读大学期间，偶然浏览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横县与宾阳间的古辣泉酿酒，眼睛居然莫名地亮起来，范成大的名字看着也格外亲切，而且过目不忘。

这种感觉强化着对故乡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读面的扩展，对故乡的历史多了一些了解和思考。阅读的资料越多，发现的问题就越多。如清《横州志》自身就有不少自相矛盾甚至错误之处，此后出版的志书又以讹传讹。本邑热心人士对故乡往事的探究，或因研读古籍不足，或因出于善意解读，也有不少曲解甚至错误。1995 年我参与编写南宁地区爱国主义教育补充教材《家乡在改革大潮中崛起》，阅读到更多的乡土资料，曾摘录一些前后矛盾或有疑问的问题，想日后探讨。但想归想，写始终未能跟进，踌躇之间，十几年的时光就没了，直至 2011 年下半年，才又想起搜集资料写点文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但要了解故乡并不容易。岁月沧桑，往事漫漶，故乡的人和事都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后人只能在前人留下来的文字碎片或遗址里琢磨和拼接故乡的旧图像。而时空、观念、立场、阅历、学识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们对前朝旧事的探究。前人记录的人和事，也同样免不了掺入记录者的想法，所以要窥视故乡的本来面目很难。本书大都是叙述、解读式的文章，重在梳理事物的本源，又顺便纠正前人的疑似错误。还对今人一些说法和做法有所评论，这并非自矜一己之见寻瑕造隙，而是想通过不同观点的表达引起关注，互相探讨求得确论。最后还有感于今人翻译的不足而译了几篇人们多所称引的古文附录于书末，想通过对古籍的直接解读，帮助纠正一些我以为有问题的说法。尽管如此，本书仍不敢说是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之作，因为我自以为是的所引所论，保不准也捎带着前人或今人的戏说甚或胡说，更遑论由于本人学识不足而可能导致的错误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搜寻资料，尤其是最早的资料，使自己拼接的故乡图像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至于效果如何，就听读者评判了。

本书脱稿之际，我既有担忧又有期待。我教过语文，作文课常要求学生“我手写我口”，以把事情讲清楚为准。本书的写作也力求“讲清楚”，结果大约也像学生习作那样有“语”而无“文”，不知读者能否体谅。文中不通不周不恭甚至乖谬之处，估计不少，无任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如果有幸得到读者详加点评，引发更多热爱故乡的人关注和研究横县历史，则本书的写作就超值了。

聊为序。

袁　海

2016 年冬月

目　录

001　话说横州
050　悲哀时代的悲情守望
068　闲话秦少游和吴时来
076　“万山第一”并非建文帝所题
092　《万山第一》匾的真面目
098　横州学宫与祭孔
113　有关横州秀林书院的猜想
120　说说横州的庙寺
143　从横州的虎患说起
147　清朝横州人如何读书
155　蒙武赉为何吹捧知州宋思仁
　　——《宋牧伯恩增膏火碑记》译后
158　横州“学前街”在哪
163　横州古城墙是谁毁掉的
166　横州镇一中的“百鸟归巢”辨
171　《攻打国民党县府示意图》引来的问题
175　千古江流去不回
　　——焦桐与《横县日报》
183　日本鬼为什么攻占横州街

188 郁江在咆哮
——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而作
204 此邦应重谢侯传
——清《横州志》读后
217 横州的旧诗集
235 《横州古今》的硬伤
244 应天禅林深几许
253 横县百合完全中学的一本老校刊
260 莲塘街有座“字纸库”
263 乌蛮滩杂记
280 镇龙黄氏家祠诰命匾
288 校椅南街大庙
296 校椅街解放的烽火记忆
300 印象校椅街
305 我的老师我的书
——作者自传
321 附录：
横州秀林书院古碑记注译
321 义学训学记
327 书院义田碑记
329 宋牧伯恩增膏火碑记
334 秀林书院学约
346 后 记

话说横州

说横州，说的并非仅仅限于今日的横州街，而是以横州街为中心，包括永淳县在内的大横州。

春秋时期，横州属越国。之前，横州属古荆州。古荆州具体的行政区域已不可考。

战国时楚国灭越国，越王诸族子散处江南海上，各成部落称君长。因部落众多，号为百越，“越”通“粤”，所以又称百粤。横州大约属百越中的“骆越”，一说“瓯越”。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在岭南一带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横州郁江之北属桂林郡，郁江之南属象郡。[①]

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天下大乱。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但岭南地区的主官赵佗却不蹚这趟浑水，他将“横浦、阳山、湟溪”这三个出入岭南的重要关口道路挖断，“聚兵自守”，不让外兵进入。做好这一切后，赵佗便对外号称南越王。待刘邦南征北战收拾群雄创立汉朝时，已经精疲力竭，而北方还有匈奴，南方还

有岭南。纠结再三，刘邦只好“释佗弗诛”（《史记·南越列传》），册封赵佗为南越之王，南越成为西汉藩属。横州为南越地。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国力大增。汉武帝继承高祖遗志，把罪人编入部队，让他们戴罪上阵，应允立功后转为平民，招募士兵十万，任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讨伐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定南越。之后，南征部队中死剩的罪人和自愿者就地解散，定居于岭南地区。此举一石几鸟，既灭了南越，又减少了监狱，移了民。随后把南越地分为苍梧、郁林、合浦三郡，受交趾（今越南北部）部刺史总管。横州为合浦郡属地，位于合浦郡北部。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以下单用数字表示），交趾女子征侧反汉，攻陷岭南数十个郡县。光武帝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叛。马援西征进军路线史书无载，有专家据《后汉书·马援列传》“就缘海而进，随山利道千里余”，推测是自合浦入北海然后沿海岸西进（《广西历史地理》）。这个说法有道理。用兵讲究快和出其不意，如果逆水过蜿蜒十几里航道狭窄而又水流湍急的乌蛮滩，一日才过得十来艘，数百艘战船何日过得完？但横州人传说是逆郁水西进，战船受阻于横州乌蛮山脚的乌蛮滩。马援命将士凿礁疏流得以通过。后人于乌蛮滩建庙祀之，至今仍香火不绝。

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 年），“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皆内属，受冠带，开置七县”（《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

十万乌浒人的内迁，当是四方瞩目遐迩皆知的大事。乌浒人原住地在哪里，又迁到哪里？明朝福建人魏浚（1553 — 1625）写《峤南琐记》（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引作者、年代均轶的《异物志》说：

南海郡之西安南（今越南北部）都统司之北，即乌浒蛮也，古损子国（又曰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曰宜弟，味旨

则献其君，君喜之而赏其妇，娶妻美则让其兄。其国有乌蛮滩，汉建武中（25–55）国废。

魏浚曾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后，经浔州（今桂平）走陆路过横州、永淳，赴南宁任广西省提学佥事，想起横州人说有乌蛮滩，便加按语说："乌蛮滩在横州东十里。"[②]横县博物馆《铜鼓记忆》说"横县是乌浒蛮活动中心，东汉时，郁林太守谷永招降乌浒十余万之事，就发生在横县乌蛮山一带"，大约就据此推测而成。

但南朝宋（420—479）范晔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趾"亦写作"阯"，交趾西即今越南北部的西边。

宋朝庆历丙戌年（1046年）任粹到横州任知州，横州父老告诉任粹说，"乌蛮山原名乌岩山，五代时期（907—960）刘岩称帝，因避其名讳改称乌蛮山"。

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游横州过乌蛮滩，他说："乌浒蛮在贵县北，于此不相及。"[③]

按照范晔、徐霞客等人的说法，横州就不是古损子国，也就没有谷永在横州招降乌浒人十余万的事。清朝横州人也不将乌浒人说成本地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横州志》P80说："乌浒蛮，其国在交趾西，名啖人国。……汉郁林守谷永招降蛮众十余万，居于横州之乌蛮山。"据此，横州则是"内属"之县。但这个说法与《资治通鉴》有出入：横州即属"内属"之县，也只是七县之一，如何容纳了十万人？而从地图看，乌蛮山（今称大王岭）系南北走向的一组山峦，方圆不足60平方公里，其山中及周围至今只有古城、龙门塘、踏路村包括贵港大岭乡新济、那朋等17个村庄，又如何容得下十万之众？

实则所谓"啖人国"，更早的说法载于记录战国时期（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475 —前 221）墨翟言论主张的《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并无“娶妻美则让其兄”的说法，也没有“乌浒蛮”“乌蛮滩”的说法。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儒家学说为正宗，其余少数民族的文化皆被抹黑妖化。如《礼记·曲礼》云：“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父子聚麀”就是父子共妻的意思。抹黑乌浒人时便往这方面靠，说他们“蛮”“啖人”“乱伦”，不说成禽兽死不罢休。

横州的少数民族除乌浒人外，清《横州志》说还有“猺”“獞”“獠”“狼”等，全被视为兽类。新中国成立后统统去掉“反犬旁”，改为“瑶”“壮”等。现今横县以汉族居多，世居少数民族只有壮族，约占总人口的 36%，还有约占总人口 1% 的少数民族如“瑶”“苗”等皆为外来人口。“獠”“狼”等少数民族已不见记载，大约是经长期杂居交流而与壮族同化被一并划为壮族了，清《横州志》说是“累朝神圣之德渐被，诸蛮咸受冠带，输职役，遐迩一体，同归郅隆”。今天的横县，壮族居多的是云表、镇龙、石塘（含灵竹）以及西边的平马、六景（含良圻）、平朗、新福（含飞龙）等地，校椅、陶圩、莲塘是壮汉杂居地，汉族占大多数的乡镇有百合、马山、南乡（含板路）、那阳、横州，大部分属江南地。而与横县百合、马山、南乡（含板路）、那阳接壤的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乃至贵港市、玉林市等等都是汉族占大多数的地区。这种分布状况，是否说明横县的汉人多是从东边地区诸如广东、福建一带向西移民而来？比如据族谱记载，包括横县在内的广西 11 个县的袁氏就发源自广东番禺。

三国时横州为吴国辖地。永安八年（265 年），⑤吴王孙休把合浦郡地处郁江流域的北部剥离出来，设合浦北部都尉，职在防守郁江段，隶属交州部。不久又改为宁浦郡，郡治宁浦县，

即宁浦郡的领导机关设在宁浦县，如同今横县人民政府设在横州镇一样。宁浦郡管三个县：宁浦县（今横县郁江西南岸包括旧永淳的江南等地，[6]县治无载）、兴道县（今横县东南百合一带，县治不详）、平山县（今横县江北一带，县治不详。清《横州志》说：今州治从化乡有平山村，盖因旧县名。平山村就是今云表镇邓圩平山村）。宁浦、兴道、平山这三个县是平行关系，如同现横县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乡镇。

宁浦郡是大横州最早的雏形，包括了原属桂林郡的江北地区和原属象郡的江南地区。此后的分分合合加加减减，或称郡称州称路称县，俱是在这块地皮上的打闹折腾。

晋朝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国，天下一统于晋。皇帝司马炎一高兴，就下令州郡一律撤去驻军，以示天下大治河海清晏。按说皇帝一言九鼎，地方无论如何都要执行，但交州刺史陶璜却上书说："交州之人好为祸乱，而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属者五万余户，州兵未宜约损。"（见清《横州志》P69）司马炎无奈，只好屈尊从之。横州的驻军因此没被撤去。

太康七年（286 年），司马炎在距离今横州城西南 60 里的陈埠江口（今称平塘江口）"又置简阳县"，县治陈埠江口街。[7]

平塘江口是广东钦州海盐从水路运至广西的交通枢纽。自灵山沙坪入横州新福至平塘江口，向东可达横州、贵州（今贵港）、浔州府（今桂平），向西可至永淳县、宣化县（原邕宁县）、南宁府，其位置的重要不言而喻。盐税又是地方军费的重要来源，魏浚就说过"粤右（即广西）兵饷半藉盐运"。自汉朝始，"汉世为佐军兴计，乃立盐榷之官孔仅，……而盐法盐政，后世于是益加详矣"。（引自清《横州志》）晋以后至元朝，历朝官府是否都在平塘江口设卡收盐税，目前未找到相关史料。有记载的是清乾隆前期（又或许是明朝），南宁府在平塘江口街设分府，光绪年间又设南宁盐税分卡。民国时期省府于此驻士兵一个班防守，设南宁统税兼饷捐征收处，抽取货运税金。由此

看来，在平塘江口街设县治，实乃不二之选。

晋朝时宁浦郡因为一件事而被北宋司马光载入他主编的《资治通鉴》：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陶侃以军功领交州刺史。不久，皇帝的近臣吏部郎阮放求为交州刺史，皇帝一时把不住后门，许之。阮放奉着圣命，带着卫队威风八面行至简阳县。驻守简阳县的陶侃手下悍将高宝出来迎接这个“空降”的刺史大人。阮放恐高宝不满，为免后顾之忧，便设鸿门宴灭了高宝。不料强将手下无弱兵，群龙无首的士兵绝地反击，居然把身荷皇命顾盼自雄的刺史阮大人打回酒囊饭袋一肚屎的原形。阮放抱头鼠窜，跑到交州不久就一病不起，完全彻底免除了后顾之忧。清《横州志》说，当年“阮放杀陶侃故将高宝，宝众击放，败走，保简阳城是也”。

南北朝时的梁国（502—557）干脆连宁浦郡也废去，直接把简阳县升格为简阳郡，隶属广州。

陈国（557—589）沿称简阳郡。

隋朝立国至亡国，只有短短的37年，却喜欢改名。立国第二年即开皇十一年（591年），取消郡一级建制，改简阳郡为简州。才过7年，开皇十八年（598年）又改称缘州。8年后的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又废州复郡，缘州复称宁浦县，属郁林郡。

唐朝改郡为州，设州、县两级。武德四年（621年）在宁浦县复设简州，两年后忽然发现四川阳安已于武德三年（620年）称“简州”，于是又将设在宁浦县的简州改为南简州。这名改得有点儿嬉了。

武德四年（621年）在横州境内大动手术，把宁浦县的西北分割出去，设淳州（即后来的永淳县），州治永定县（今峦城镇江北，具体地点不详），管永定县、武罗县（今宾阳县甘棠一带，治所在甘棠圩）、灵竹县（原横县灵竹镇，治所在今灵竹街中心小学，2005年撤归横县石塘镇）。又在东南分置乐山县（今横县百合、马山）。在郁江北岸分置蒙泽县和淳风县。

蒙泽县在今横州镇蒙村周围，县治蒙村。[8]淳风县包括校椅镇、云表镇、马岭镇直至镇龙乡的马兰、白面村等江北一带。淳风县于唐永贞元年（805年）改称从化县，宋朝时撤从化县，清朝称从化乡，民国称北区。淳风县的县治清人没有记载，据民国《横县志》说是“在城东北二十里从化乡和塘村旁”。这个结论是中区局查报的，既没有公布考古依据，也没有标示从化乡距“城东北二十里和塘村”这个地方。“城北二十五里”只有个汶塘村，即今校椅镇汶塘村，使人引用这个结论时缺乏底气。

唐贞观八年（634年）把南简州改为横州，废去立县才13年的蒙泽县，并入横州。横州的地盘自此由江南跨到江北。唐明皇（玄宗）时又将横州改称宁浦郡，乾元元年（758年）再改回，称横州，并把州治移到江北“旧州东七里，郁江北岸，至贵县水路一百七十里”，[9]据此推算，新州治大约在平塘江口街对岸东头附近。

宁浦郡自三国时期吴国设置，之后无论改简阳郡还是南简州、横州、横县，都是行政层级变动的需要，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讲究“传承有绪”的古代，为什么历时千年的宁浦郡最终不以“宁浦”而以“横”为州名？

有人说是因为“郁江横带于前”（见《横州古今》P5，横县地名集编纂委员会编）。也有人推敲说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甘书明先生的《茉莉花香》P42说：

一是董京浪迹横州留下了“仙人横槎”的传说，体现了名人效应……二是郁江横贯县境中部，直至九曲十八弯到了香稻溪口，即月江湾后笔直横过州郡的署府前面……三是呵护州城的山，东有乌蛮山南北走向，北部州境有镇龙山脉，霞义山脉东西走向横接布山县和领方县，西有麻毕山、四排岭、娘山、太平山、骆驼山、从北至南逶迤而来。而屹立在州前方的南山巍巍然然，东西横贯，风光秀丽，物华天宝，一个“横”字，体现了原南简州的地理环境；四是州署在晋朝起建有黉学，即

州郡学宫的俗称。“黉”通“横”，……用“横”州冠州名，还含有“黉”之州，州之“黉”的意思体现横州尊师重教之民风，更富有希冀横州今后文教发展，人才辈出之义。

尽管言者谆谆，可我仍不理解为什么用各州县都有的“黉学”的“黉”的通假字来作州名，一点特色都不讲。且以现今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地理位置来推论古横州的得名，自然也看不出“黉”含有体现横州尊师重教之民风，有希冀横州今后文教发展人才辈出的意思。至于从山脉走向和南山的东西横贯来探求“横州”的得名，虽然新潮但不足为凭。古代不比现代，没有航拍，没有卫星导航，进入镇龙的深山密林就成了“摸盲鸡”，能摸出来就不错了，要弄清楚那么大范围的横横竖竖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势，谈何容易！这从清人绘制的《横州全图》就可以看出来，清之前更不用说了。倒是“董京浪迹横州留下了‘仙人横槎’的传说，体现了名人效应”猜对了。清《横州志》P25说，“横槎江，在州西五十里，又称槎浦，源出灵山。江中有横槎滩。《一统志》云，晋咸元间（注：查晋无‘咸元’年号；一说指西晋咸宁至元康间），董京泛江，见一枯槎，枝干扶苏，坚如铁石，其色光黑如漆，横于滩上，因名”。而行政层级的“州”是个象形字，字形本身就像小岛被河水环绕，与“浦”的含义“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相近。《说文解字》注：水中可居曰州。起名“横州”，既有“宁浦”的影子，又切合地名“横槎江”“槎浦江”或“横槎滩”，使人想起名人董京见“枯槎横于滩上”的古老传说。换作“简”或“缘”，都没有这样的效果。由此可见出“横州”二字的好处，这也许是宁浦郡最终不以“宁浦”而以“横”为州名的原因。

至于“郁江横带于前”的说法，我以为不足以采信。因为旧时交通与物流大都靠水道，许多州县都依山傍水，有的州县治所没有水也要人工开渠引水，以应风水之说兼以御贼，所以衙门前江水环流是常有的事。如永淳县署即今横县峦城完全中

学，也是“郁江横带于前”，并非横州所仅有。

横州州治由江南移到江北，不单单是政府机关的迁移，还是江南横州文化向江北的移植、改造乃至重构。清《横州志》在叙说历史的时候，有些说法出现明显的前后矛盾，都在这南北衔接上，这是当时的撰稿人既想突出江北横州历史悠久，又抹不去江南横州历史的缘故。如董京在江南横州遇枯槎的故事，改造成董京在江北横州见仙人横槎于滩。清《横州志》209 页说，“董京，字威廉，元帝时避居横州登高岭（今东方旅社处）。秋夜泛舟于江浒，见一仙乘槎而来，枝干扶疏，黑光照人。京谒之，赐以血食……”与该书 P25 的说法扞格不入。又比如“慈感”故事。“慈感”传说中陈氏遇白衣人的故事最早见于宋代《横州旧图经》：

唐贞观中，妇人陈氏居朝京门外，有鬻鱼者。忽白衣人谓陈曰“鱼不可食，既市可掷于水，急上山顶避之”。陈如其言。比至山巅，回望所居，皆陷而为池矣。陈既没，郡人即山顶立祠。[10]

后人移植或改造陈氏的故事有点悖于常理，说唐贞观年间，陈氏妇人住在横州北门外，在住地（今龙池塘）即将塌陷没于汪洋之中的危急情况下，她不是转身跑上旁边的北山（今革命烈士纪念碑所在的山）或四官岭避险，而是舍近求远一口气跑到七里之外而且还要涉过溪涧爬上陡峭的钵岭之顶。

承载着“慈感”故事的龙池塘并非地震塌陷的结果，而是旧河道的残留。它位于北山与四官岭两山之间。西北大地耸立着由校椅塘村至横州西津郁江边连绵数百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东面的山水由高向低流向郁江：北滩水因四排岭南端向东突出而转向东流经新桥、江头村、清江入郁江；娘山水流经宋村、莲州路口入龙池塘，然后过龙池西路中段、端书图书馆、体育场、粮食局、柳明路口、汽车总站，经西小区荣和路一带注入香稻溪过海棠桥汇入郁江。明朝吴时来开发汽车总站南边的乌石岭时就说，“鸣禽跃鱼争巧献奇于树林陴塘之间”，可以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